

法 / 医 / 秦 / 明

系列

Voice
Of the Dead

死亡不是结束
而是开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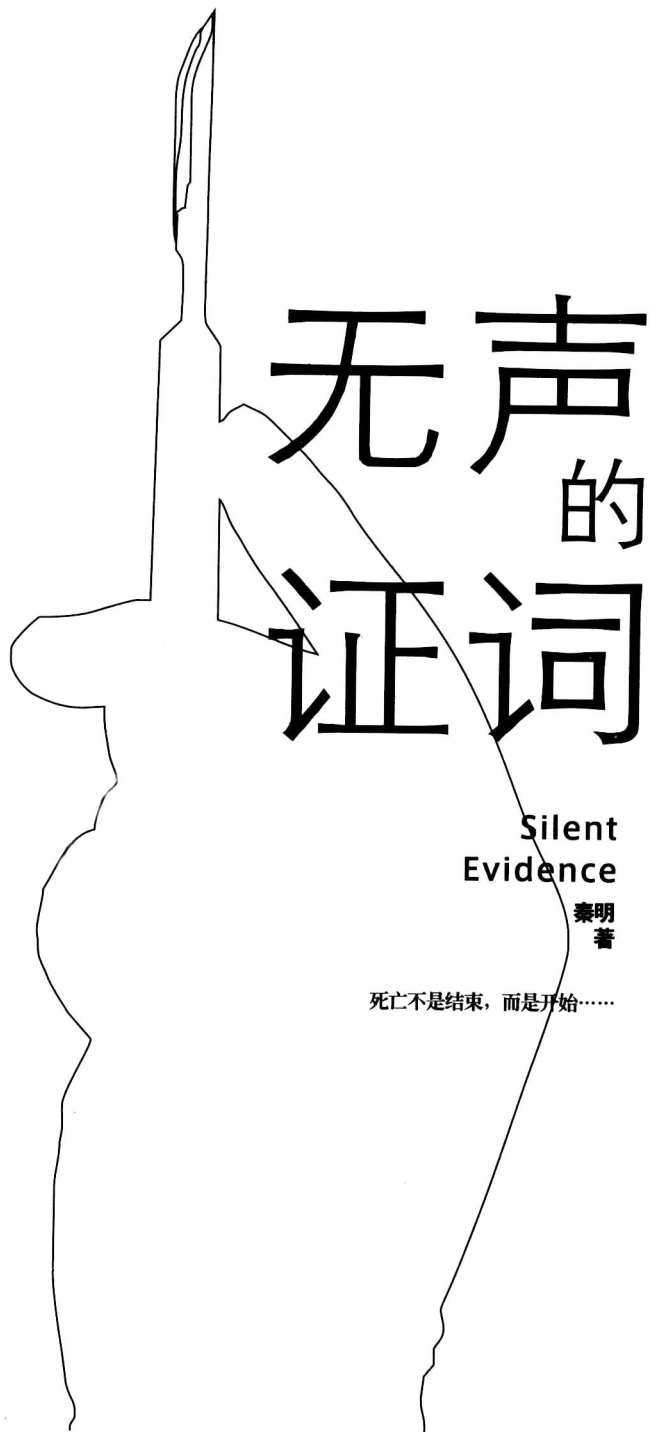
无声的证词



Silent
Evidence

秦明
著

漓江出版社



无声的 证词

Silent
Evidence

秦明
著

死亡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……

漓江出版社

“万劫不复有鬼手，太平人间存佛心。抽丝剥笋解尸语，明察秋毫洗冤情。”

这首诗是我写在“法医秦明”系列第一部《尸语者》之前的开场白。龙年除夕之夜，当我以写侦案日志的心态开始动笔时，我并没有想到《尸语者》可以出版成书，更没有想到这本书还能有幸跻身畅销书的行列。在这里，我要向我所有的读者表示谢意，因为你们，我才完成了我最初的愿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医的真实生活，也正是有了你们的鼓励和鞭策，我才有了将“法医秦明”这个系列继续写下去的最强大的动力。谢谢你们！

《尸语者》出版之后，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邮件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我每天面对那么多尸体，会害怕吗？

还真没有，即使是上学那会儿也没有害怕过。参与侦破了三四百起命案，见证了不计其数的非正常死亡，面对尸体的时候，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更多的是惆怅。干这行，就像是过坎儿，有时候难以承受的不是现场有多血腥多腐臭，而是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复杂就这么赤裸裸地摊在你的面前——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坎儿要过，只能不断地锻炼强大自己的内心吧。

当然读者的来信也会有让人莞尔而笑的惊喜。有次打开微信，收到一段稚嫩的童声留言，原来是某位读者让他八岁的小女儿亲自催稿来了。小家伙奶声奶气地表达了对《尸语者》的喜欢，这特殊的鼓励让我又是开心又是感动，没

错，《无声的证词》的进度都是你们催出来的呀（笑）。

当然，也有很多人问过《尸语者》中案件的真实性，虽然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“以真实案例为蓝本”的创作原则，但是还是要重申：“法医秦明”系列中每起案件的具体情节均系虚构，人名、地名都是化名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，切勿对号入座（尤其是别把现实生活中的我和书里的法医秦明画上等号哦）。小说的创作肯定不可能照搬现实的案例，所谓的真实，是书中涉及的法医专业知识的真实，是每一个推理逻辑细节的真实，是作为“尸语者”的法医们认真办案的态度与智慧的真实。

为了让“法医秦明”系列更加有料和精彩，我一边抓紧业余时间拜读国内外优秀的悬疑作品，一边也在每次出差办案时，向全省各地的法医前辈拜访求教，收集了不少不同寻常的案例素材，这些来自一线的真实故事，也将会在接下来的“法医秦明”系列作品中一一呈现。当然，作为写作新手，我还是得再补上一句：作家朋友们不要指责没有艺术感和悬疑性，行内朋友们不要指责情节的幼稚，只当是一个小法医的劣作，请宽容地一笑了之。

最后还是忍不住分享一个有趣的段子。有位还在上高中的女孩子在上课时偷看《尸语者》，被老师无情地没收了，过了两天，老师板着脸过来找她，训了一通之后问道：“那个……那本书还有续集吗？”哈哈，你看老秦我也是用业余时间写的书，你们可别在上课上班的时间看书哦——不过现在，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师：“法医秦明”系列第二部《无声的证词》，来啦！

2013年2月9日

秦明

目录 Contents

001 - 第一章 错中之错

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，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，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。

023 - 第二章 双尸谜案

“我一直在想，”赵法医说，“他那个时候不会是出现幻觉，见到黑白无常了吧？”

050 - 第三章 化为灰烬

照片上的俞婉婷身穿一件蓝色的羽绒服，蜷缩在刘伟的怀抱中，笑容灿烂。

073 - 第四章 窗中倩影

随着刀下的皮肤向两侧分开，跃入眼帘的竟然是满腹的黄色。

098 - 第五章 无脸少女

左脸的皮肤已经荡然无存，这一半天使、一半魔鬼的脸庞，无声地震慑着在场的所有人。

118 - 第六章 林中尸箱

光凭一张照片，师父是怎么看出这女孩已经死了的？

142 - 第七章 第三个人

在手电筒的照射下，一个锤子的形状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164 - 第八章 白骨沼泽

尸体离开水面的那一刻，我看见的是一颗半是淤泥半是白骨的头颅，以及全是白骨的手掌。

187 - 第九章 红色雨衣

大厅的两边，布满了存尸冰柜，压缩机发出嗡嗡的轰鸣。

211 - 第十章 站台碎尸

“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，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，我们去哪里查？”

235 - 第十一章 古院冤魂

水缸的边沿儿有一圈儿白雪，可是靠外面的小半圈儿，白雪没了，这是一个新鲜的擦蹭痕迹。

258 - 第十二章 坟场鬼影

五百米外的山北坡上，闪烁着一个人形的白影，飘浮在半空，逐渐消散。

281 - 第十三章 人皮牢笼

最显眼的，还是房屋正中间的一个铁笼。是的，就是那种装野兽的笼子。

303 - 第十四章 婴儿之殇

在即将结束工作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大宝叫了一声：“别动！你们看，孩子在动！”

323 - 第十五章 金屋残娇

晶晶喝得多了些，勾着王天正的脖子，要他送她回家，然后给了海萍一个眼色。

337 - 尾声 无声证词

话筒那边传来了一阵静默，然后便是铃铛难以抑制的哭声。



第一章 错中之错

大多数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蒙骗，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到深藏的真相。

——菲德洛斯

● 1

师父的手指落在了尸体的后背上。手指沿着尸体的脊柱，从后脑滑到了骶骨^①，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，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，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。

“为什么不打开后背？”随着手指的滑行，师父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团。作为分管刑事技术的副总队长，我的师父陈毅然算是公安厅几位老总里

^① 骶骨的位置在骨盆的后壁。

脾气最为随和的一个。四十多岁的他，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给我们讲冷笑话，总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。现在他的表情可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开玩笑，我的心里默默打起了鼓。

“这个，咳咳。”石培县公安局主检法医桂斌清了清嗓子，准备接过话茬儿。

“没有问你。”师父把桂法医的话硬生生地挡了回去，“我在问秦明，为什么不打开后背？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，张了张嘴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师父的手指又沿着尸体的脊柱滑动了一下，在几个位置使劲儿摁了摁，说：“我觉得你们可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。”

听出师父的语气有所缓和，同门师兄弟大宝连忙为我解围：“因为这次我们是初勘现场，时间又比较紧，所以就按通用的术式进行了解剖，没有进行后背解剖。”

我在一旁使劲儿点了点头。

通常来说，法医对尸体进行的是“三腔”检验，也就是解剖颅腔、胸腔和腹腔，只有在特殊的案件中才会打开尸体的后背，对后背和脊髓腔进行解剖。

“不解剖，总要摁压检查吧？”师父不客气地说，“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检查了，就会决定开背检验的。”师父用止血钳指了指刚才他用手指摁压过的地方。

“嗯……这个……主要……”大宝总是在理亏紧张的时候结巴。

我伸手摁压了师父指的地方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。

师父看出了我的茫然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多学多练吧，还是经验有限啊。打开。”

为了弥补过失，我连忙拿起手术刀，沿着师父手指滑过的痕迹切了下去，刀落皮开，露出黄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红色的肌肉。因为紧张，刀口显得歪歪扭扭。

我和大宝站在尸体的两侧，一齐分离了尸体后背的皮肤，后背的整块肌肉顿时一览无余。肌肉的色泽很正常，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和损伤。

我停下了手里的刀，双手撑着解剖台的边缘，暗自窃喜，师父这次的判断

似乎有误，刚才气氛那么紧张，不知道一会儿他要怎么自圆其说。

师父瞥了我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继续啊。”

被师父看穿了心思，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赶紧重新拿起手术刀，手忙脚乱地开始逐层分离尸体的背部肌肉。

“呀！”大宝的手忽然不动了。

我探过头去，心里顿时一阵发凉。

一个月前的早晨。

“准备什么时候和铃铛结婚啊？”师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，却不急于进入主题，一边捻着香烟，一边问道。自从我把女朋友铃铛接到省城之后，开朗的铃铛很快就和总队的这帮家伙混了个脸熟。

“师父也开始八卦啦？”我四仰八叉地摊在师父办公室的沙发上，“我才二十八呢，不急不急。”

“别搁我这儿没大没小的，”师父说，“你现在是法医科的科长了，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，要能服众。你之前的表现是不错，但要时刻警惕，小心阴沟里翻船。”

做了这么多年的领导，师父做做下属的政治思想工作当然是家常便饭，我早就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。

“等你结婚了，又是婚假，又是封山育林，又是生孩子什么的。”师父接着说道，“那时候时间就紧了，利用现在的大好时光，你就多去跑跑现场，别光是跑大案了，小案也要跑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一惊，才回过神来。虽然是和平年代，全省各地的命案却也不少，只要发生一起命案，当地的公安机关法医就要向省厅上报情况，如果每起命案师父都让我去跑的话，我岂不是真的要四海为家了？到时候铃铛跑了，我和谁结婚？和谁度婚假？和谁生孩子去？

“也不是让你每起案子都去。”师父看我一脸无措的样子，忍不住乐了，“挑一些可能存在难点的案子，比如这个案子我看就不错。”

师父扔给我一张纸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份公安机关内部的传真电报：

省厅刑警总队：

我市石培县昨夜发生一起案件，石培县居民孙先发在自家门口被人发现身受重伤，经抢救，医治无效，于今日凌晨五点死亡。目前我市支队已派出人员赴石培县同当地侦技人员开展调查工作。

特此报告。

石丹市公安局刑警支队

“这种案件我们也要去？”

“案件再小也是一条人命。”师父说，“去吧，搞细一点儿。”

刚从师父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李大宝又倒退着走了回来，从门口探出个脑袋，问：“那个，师父，去哪儿？我也去行不行？”

“你文件归档整完了没？”我说。

大宝一脸无奈：“那个太复杂了，我都弄一个礼拜了，我坐不住啊，我坐的时间长了痔疮会犯的，让我跑跑，跑跑呗！”

“大宝来省厅培训，可不是来培训怎么归档文件的。”师父显然是在帮大宝说话，“你俩一起去，还有，让痕检科派个人和你们一起，就叫林涛去吧。”

法医、痕检不分家，命案现场的勘查主要就靠这两大专业。林涛算是我的老搭档了，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勘查组，更是同一个学校毕业，同时进的省厅，只要对方没有别的突发事件，每次出勘现场我们总是出双入对，大宝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好“基友”，连铃铛有时候也跟着起哄。有了林涛一起出差，我的心情似乎又好了一些；但心情更好的应该还是大宝，他一边准备着勘查箱，一边都快哼起歌来了。我拿起文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，说：“还笑，还笑，档案科回头来找我麻烦，我就找你麻烦。”

大宝挠挠头，得意地摆了个剪刀手，笑道：“出勘现场，不长痔疮，耶！”

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了石培县。车子开过石河边时，我不禁默默地望向窗外。一年过去，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那个曾经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

孩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美景了。^①

已近中午，车子停在县城西北边缘的一个小村落，放眼望去，一座座两层的小楼依次排开，炊烟在小楼之间袅袅升起，饭菜的香味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嗅觉。

现场小楼的周围拉起了警戒带。这座小楼看上去和其他小楼没什么两样，外围围着一圈围墙，围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子。围墙的一角，几名痕检员正蹲在地上观察着什么，我没有上前打扰，而是径直走到石培县公安局的桂法医身旁：“师兄好！”

桂法医正在勘查箱里找着什么，被我吓了一跳：“秦科长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挺快啊！”

我笑了笑，直奔重点：“死者是什么人？”

“死者是个普通村民，叫孙先发，他老婆死了，儿子在外地打工，现在是一个人住。昨晚他去别人家帮忙料理丧事，到了晚上十点才离开。原先说好今天凌晨三点半再过去一趟帮忙出殡，但是办丧事那家等到四点还没有等到他。两户人家离得很近，走路就只有五分钟的距离。那家人出来找他，才发现孙先发躺在围墙角，当时还有呼吸，但已经失去意识了。”

“怎么是凌晨出殡？”我插话。

“是啊，这边的风俗就是天亮前要把逝者送到殡仪馆。”桂法医说，“没想到这个好心去帮忙的孙先发，也遭遇了不幸。”

“有抢救的过程吗？”

“基本算是没有。”桂法医说，“凌晨四点才发现人受了伤，报案人到处喊人来抢救，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孙先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。医院的病历里记录的是孙先发被送到的时候，对光反射已经不灵敏了，抢救了大约半小时就没了呼吸心跳。”

“伤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头。”桂法医说，“说是枕部有个挫裂创^②，抢救时他的瞳孔也不等

① 见“法医秦明”系列第一部《尸语者》中“清明花祭”一案。

② 挫裂创指的是钝性暴力作用于人体时，骨骼挤压软组织，导致皮肤、软组织撕裂而形成的创口。一般在头部比较多见。

大。尸体直接从卫生院拉去殡仪馆了，我准备看完现场再过去。”

“那现在案子有头绪了吗？”我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。

桂法医瞥了一眼隔壁的院子，邻居家几口人进进出出，正准备在院子里搭桌子吃饭。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动机倒是不难找。孙先发原本帮忙办丧事那家的死者，生前和他就有私情。这个女人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，和不少人都有暧昧。她出了交通事故之后，或许她的某个情人受了刺激，就把火撒到了孙先发的头上。”

● 2

“孙先发多大岁数？”我问。

“四十五。”桂法医顿了一顿，接着说，“他那位地下情人才二十多岁。”

“嚯，嫩草哪是那么好吃的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穿上现场勘查服，朝着痕检员们聚集的墙角走了过去。

“现场的痕迹物证太少了，”林涛早已蹲在那里，一边用静电吸附仪来回探测着，一边对我说，“我们还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”

地面上最显眼的就是一摊血迹，旁边还有一摊呕吐物。

“呕吐物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死者头部受伤后，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，再结合这摊血迹的形状，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死者倒地的第一现场，也就是说，死者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。”我边分析边顺着墙根往上寻找痕迹。

这面围墙的墙面没有粉刷，暴露在外的红砖颜色深沉，的确很难发现什么痕迹物证。我从勘查箱中拿出放大镜，沿着墙面一寸一寸往上移，一片深红之中，几个异样的斑点忽然跃入了眼帘。我连忙提取了一些可疑的斑迹，滴上几滴联苯胺试剂，滤纸很快被染成了翠蓝色。

“看来这几滴的确是血迹，”我说，“看血迹的形态，应该是喷溅或者是甩溅上去的。”

林涛用钢卷尺测量了一下，有些疑惑：“这几滴喷溅的血迹离地面只有二十厘米，这位置也太低了，难不成死者是趴在地上被别人打的？”

“听说死者头部只有一处创口，但人的头皮上没有什么较大的动脉血管，很难形成喷溅状的血迹形态，”我开始发挥法医的特长来推理，“所以，这里的血迹应该是甩溅血，也就是说，凶手用凶器打击了死者的头颅，血液黏附在凶器上，随着凶器的甩动，就被甩溅在了墙根处。”

从血迹上看来很难再推理出什么结论了，我转头问身边的侦查员：“第一个发现孙先发的人，有没有说他当时是什么体位？”

侦查员走到墙根处的血泊旁，比画了一下：“当时孙先发的头朝墙，脚朝院子大门，是仰卧着的。”

仰卧？我没有多想，先和林涛一起进屋继续观察。

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孙先发生前或许是个非常勤快的男人。堂屋的家具杂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方桌的正中放着一串钥匙和两包未拆封的香烟。旁边是他的卧室，被子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。

“看来现场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，可以排除是因财杀人了。我估计啊，十有八九真的是情杀。”我看林涛上了二楼，转头对身边的大宝说。

“嗯，钥匙放在桌上，看来死者已经进屋了。”大宝念念有词，“这两包烟应该是办丧事那家给的香烟吧？”

“有一点很奇怪，死者已经进屋，但是并没有上床睡觉。”我和大宝走进卫生间，摸了摸挂在墙上的几条毛巾，“毛巾都是干燥的，没有洗漱的迹象。你觉得死者是刚进家门又出去被害的，还是凌晨准备出门的时候遇害的？”

大宝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我笑了一下，说：“笨。凌晨四点死者就被发现倒在地上了，如果是凌晨出门时遇害的，按照之前约好的出殡时间，他应该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的门，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在屋外能形成那么大一片血泊吗？”

大宝恍然大悟：“对啊！毕竟没有伤到大的动脉血管，头部的挫裂创能形成那么大的血泊，至少也应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。”

“结合现场的情况，被子是叠好的，钥匙在堂屋。”我说，“死者应该是刚进家门，就又出门了，出门后被别人袭击了后脑。不过有个问题，如果死者要出门，应该是往院子的大门方向走，可是他却往反方向的围墙墙根处走，这

是为什么？他去墙根干什么？”

“那个，还有，他出门不带钥匙，应该是没关门，”大宝说，“可是报案人坚持说他到的时候，房屋的大门是紧锁的，难道凶手杀了人，还想着帮他关门？”

“我们到墙根那儿再看看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拎起勘查箱，出了小楼，走进院子里。

院子不小，离墙根五米处，有一间死者自己用砖头砌的小屋，小屋里放着扫把、畚箕等清扫工具。我和大宝相视一笑，原来这个勤快的小老头是来拿工具准备打扫卫生的。

“凶手应该是潜伏在房屋的门口，见孙先发走出房屋，走到墙根附近的时候动手的。”大宝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说，“至于凶手为什么帮他关房门，就只有凶手知道了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小楼的二层。二层有一排铝合金的推拉窗户，靠近院墙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，林涛正在沿着窗框聚精会神地检查着。我对大宝使了个眼色，笑道：“林涛这小子还真是帅，怪不得那么多姑娘追他。”

“追的人多有什么用？”大宝说，“他还不是单身？哪有你幸福啊。”

远在二楼，林涛也听到了大宝的声音，他低头看到我，招呼道：“冬瓜，你看，这个死者还真是没有防范意识。这扇窗户是开着的，如果有人想入室盗窃，只要爬上围墙，就能用手够到开着窗户的窗台，然后就能翻窗入室了。”

“你妹啊，”我骂道，“什么冬瓜？大庭广众下你叫我外号干吗？”

大宝在一旁哧哧地笑，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，说：“笑什么笑，我猜啊，要不是死者自投罗网从屋里出来了，凶手还真说不准会用这种方式入室呢。”

“二楼没有可疑痕迹。”林涛透过窗户对楼下院子里的我们说，“看来这个现场又是一点儿物证都没有，就指望你们的尸检工作了。”

午饭后，我和大宝赶到了石培县殡仪馆的法医学尸体解剖室，那间昏暗的小屋子和一年前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桂法医早已经在殡仪馆等着我们了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石丹市公安局的法医负责人管其金。管法医已经五十多岁了，算是我们的老前辈，这次由他来做记录工作。

我们首先系统地检查了一下孙先发的躯干和四肢，没有发现任何一处

损伤。

“还别说，保养得真好，”桂法医说，“身上雪白干净的。”

“看得出他还是很勤快的一个人，家里就他自己住，都打扫得那么干净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个，也说不定是他的那位‘嫩草’帮他打扫的。”大宝拿起手术刀，边剃死者的头发边说道。

孙先发的头发被完全剃除干净后，枕部的创伤便一览无余。

“创口两角钝，创口边缘沿皮肤的纹理裂开，创口内可见组织间桥^①。”我拿起止血钳，一边探查创口，一边介绍着检查的情况，方便一旁的管法医记录，“创口的底部可触及碎骨片，可以确定是颅骨粉碎性骨折。”

我用酒精仔细擦拭了创口的周围，说：“这是典型的由钝器打击头部造成头皮撕裂而形成的挫裂创。你们看，创口边缘的皮肤有擦伤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致伤工具的表面粗糙，接触面大于创口。”大宝的理论知识很扎实。

“那会是什么工具呢？”我双手撑在解剖台的边缘，活动了一下已经开始发僵的颈椎，“难不成是粗木棍？”

见我们迟迟不动刀解剖死者头部，一直在旁记录的管法医有些着急了：

“这个不重要，我们知道致伤工具的大体类型就行了，快点儿吧，我不像你们年轻人，我这老腰椎可撑不住啊。”

我们三个人都已经上了解剖台，除了管法医还真就没人记录了，于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低下头开始切开死者的头皮。

挫裂创的下方果真对应着一处颅骨的粉碎性骨折，打开颅盖骨后发现，此处粉碎性骨折的骨折线一直从枕部沿着颅底延伸到了额部。

“嚯，这力道可真大，颅骨都碎成这个样子了。”桂法医说。

我皱起眉头，说：“木质工具是形成不了这么严重的骨折的，看来应该是

① 钝性暴力作用于人体，导致皮肤、软组织撕裂，因为是撕裂，而不是被锐器切断，所以挫裂创的创腔内会有相连的组织纤维（未完全断裂的血管、神经和结缔组织），即组织间桥。组织间桥是判断钝器伤的特征之一。

金属质地的工具，而且这个工具的表面还很粗糙，那会是什么呢？”

看到我又开始纠结致伤物的具体类型，管法医在旁边不耐烦地撇了一下嘴。管法医在法医系统里干了大半辈子，没有犯过什么大错，也没有立过什么功劳，只要安安稳稳地再这么过两年，就可以光荣退休了。看得出来，他对我们的推测完全不以为然，虽然我很反感这种糊弄工作的态度，但也不好意思当众驳他的面子，只好继续小心地取下死者的脑组织。

“咦？那个，额部怎么有脑出血？额部头皮没损伤啊。”大宝抬起胳膊肘推了一下眼镜，又翻过死者的额部头皮确认了一下，“对冲伤^①？”

“不是吧，”我说，“对冲伤只有在摔跌的时候才会形成。”

我用止血钳剥离了颅底的硬脑膜，露出骨折线，说：“你看，骨折线从枕部延伸到了额部，因为骨折，所以才会在额部形成血肿，这和对冲伤的原理不同。我觉得吧，还是骨折引起出血的可能性大，应该不是对冲伤。”

“是啊。”在一旁拿着死者颅盖骨研究的桂法医说，“你看这枕骨上的骨折线有截断现象。”

我们都知道只有多次受力、多次骨折，骨折线才会彼此交错截断。

“这么说，死者头部是被打击了两次以上，不过只有一次形成创口而已。”我说。

● 3

缝合完毕，我说：“后背要不要看一下？”

话音未落，管法医就提出了抗议：“我看不用了吧？天就要黑了，这里光线又不好，关键是这个案子，我们法医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吧，死亡原因很简单，死亡时间又不用推断，致伤物你们也搞清楚了。案件的矛盾关系又那么明

① 对冲伤指的是头颅在高速运动中突然发生减速，导致着地点的头皮、颅骨、脑组织损伤出血，同时着地点对侧位置的脑组织也因惯性作用和颅骨内壁发生撞击，形成损伤出血，但是相应位置的头皮不会有损伤。

显，你们还怕破不了案？再说了，这个案子又不可能有犯罪分子骑压死者的过程，看后背有什么意义？”

我点点头，颈椎病貌似又犯了，感觉一阵眩晕，便说道：“管老说的也是，任务基本完成了，收工吧。”

回到宾馆，我们总结了一天现场勘查、尸体检验的结果，在晚上九点专案会开始前，抵达了专案组办公室。

“死者孙先发因头部遭受钝性工具的暴力袭击，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。”虽然不算是身经百战，但是站在这里的我，也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，语气里已经有了师父那般的自信，“现场勘查中发现，死者家没有被翻动的迹象，应该排除侵财杀人，据我们分析，因仇杀人的可能性很大。死者并不是处于要入睡的状态，应该是刚到家，又出门后遭袭。凶手用的工具应该是金属质地、表面粗糙的钝性工具。我们的技术目前只能提供这么多支持，这个案子因果关系明显，调查出头绪应该不难。”

专案组长点了点头，给主办侦查员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介绍调查情况。

“孙先发参加情人刘具叶的丧礼，在丧礼上和村民陈长林发生了口角冲突，这是目前调查到的最突出的矛盾点。”主办侦查员说，“刘具叶今年二十四岁，前天晚上横穿马路时被车辆撞击身亡。她生前的私生活很混乱，据调查，和她有奸情关系的人至少有十七个，从十八岁的小伙儿到六十岁的老头都有。”

整个专案组的人都在摇头。

主办侦查员接着说：“目前我们正在围绕刘具叶生前的关系人进行逐一梳理，以备下一步排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派出一个工作组排查孙先发的其他矛盾因果关系。”

“那行。”专案组长说，“除了晚上有任务的，其他人都休息吧，我相信这个案子破案不难。”

“等等。”我打断道，“据我分析，凶手应该是尾随被害人到家的，被害人回家的时间也不算晚。所以，我觉得应该加派人手访问附近村民，问问有没有人看见被害人当晚被人跟踪。如果知道了凶手的体貌特征，就可以缩小侦查范围，更容易排查了。”

“秦法医言之有理。”专案组长说，“辖区派出所的人今晚别休息了，去